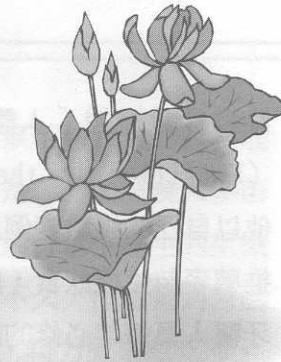


# 儒佛交輝兩宗師

## ——韓愈與大顥

●達亮



佛教從漢明帝永平十年傳到中國。中國士大夫階級無論他們相不相信，沒有不讀佛書的，所以受佛教影響很深。當時年輕人血氣方剛，成見極深，一般很難接受佛教，但有很多在自己晚年時都欣然接受了。最具代表的人物，如「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濟天下之溺」的文學家韓愈，且有與大顥禪師交遊而傳為千秋佳話的故事。

長安西北鳳翔縣的法門寺，有座「護國真身塔」，塔內藏有佛指骨。塔「三十年一開，開則歲豐人泰」。唐元和十四年（西元八一九）正月，喜佛的唐憲宗李純遣使者杜英奇往法門寺奉迎佛骨至京師，先在宮中供奉三天，然後「乃送諸寺」瞻仰膜拜。於是，轟動了整個京師，「王公士

庶，奔走舍施，唯恐在後。百姓有廢業破產、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。」（《舊唐書·本傳》）

時任刑部侍郎的韓愈（西元七六八～八二四）寫出了震撼世人的反佛檄文〈論佛骨表〉而諫諍，斥佛為夷狄而觸怒了憲宗皇帝，將定其死罪。後因得到裴度、崔群乃至國戚諸貴代韓愈哀請，才貶官為潮州刺史。這就是「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潮陽路八千」的緣起（「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」）。

元和十四年三月底，韓愈蒞潮後，發現「此州學廢日久」，讀書人少之又少，「進士明經，百十年間，不聞有業成貢于王庭、試于有司者。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，耳未嘗聞〈鹿鳴〉之歌。忠孝之行不

勸，亦縣之恥也」（〈潮州請置鄉校牒〉）「問左右：『此間有何道德高行禪流？』左右對曰：『有大顛和尚。』」（《祖堂集》卷五·大顛）又因「遠地無可與語者」（〈與孟尚書書〉），「久聞道德，切思見顏」（〈與大顛書〉），聞說大顛禪師之名，特邀請大顛禪師相晤。韓愈曾派人三請，皆不赴。大顛禪師聽說韓愈諫佛骨之事，便不請自往，談論十數日。韓愈與大顛書（書三）中說，大顛禪師「所示廣大深迥，非造次可喻」、「論甚宏博」等，到底韓愈與大顛禪師談了些什麼？《祖堂集》卷五記述二人談「佛光」（佛骨能否放光）問題，而在《佛祖歷代通載》卷十五詳細記載二人談論儒學與佛法等問題，這都是後人的揣測而已。大顛禪師回靈山時，給韓愈留下一偈：「辭君莫怪歸山早，為憶松蘿對月宮。台殿不將金鎖閉，來時自有白雲封。」經過一番談話，韓愈稱大顛禪師「頗聰明，識道理，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，不為外物侵亂」。此後對人提及此事，韓愈自己對守潮時交遊大顛禪師之事也並不諱言，「與之語，雖不盡解，要自胸中無滯礙」。

（〈與孟尚書書〉）

據載，韓愈初謁駐錫潮州靈山寺的大顛禪師問道：「請問和尚春秋多少？」大顛不急不緩以手拈著一串念珠答：「會麼？」韓愈不解其意，只得實話相告：「不會！」大顛說：「晝夜一百八。」便不再理會。韓愈仍百思不得其解，遂回衙門。翌日，韓愈再來請教，適在門口巧遇首座和尚，拿昨日之話請問首座意旨如何？首座於是扣齒三下。韓愈見大顛禪師，提起昨日之間話，大顛也扣齒三下。

韓文公道：「原來佛法無兩般，都是一樣的。」

大顛禪師道：「是什麼道理？」

韓文公道：「剛才我問首座和尚，他也是如此。」

大顛禪師於是召來首座：「是你這樣對答的嗎？」

首座道：「正是。」

大顛禪師便將首座打出院子。

韓愈問春秋有多少？是立足於常人常識經驗，想對時間做一番核算。殊不知，時間永無停息，無始無終，豈能談多少呢？在無限的時間、空間中，生命不斷地輪回。扣齒三下，表

示在無盡的生命中，我們不應只逞口舌之能，除了語言、文字外，我們應該從實際生活中去體證佛法，認識自己無限的生命，見到自己本來的面目，尋找三千大千世界中的永恆存在，不是麼？

時隔不久，韓愈再次到靈山拜訪大顛禪師，是因他心中疑團仍不得其解。韓愈對大顛禪師道：「弟子軍州事繁，關於佛法的要點，乞師一句話指明。」大顛禪師很久不說話，韓文公手足無措，不知所從，由此苦等良久。侍者三平看出韓愈心躁不安，於是在背後禪床邊敲了三下，大顛禪師問道：「你做什麼？」侍者三平輕聲地對大顛禪師道，「先以定力制止躁動，然後以智慧提示」，意思是說禪師的禪定已打動了韓愈傲慢之心，現在你應該用智慧來拔除他的執著。韓愈在旁邊聽到侍者三平所說，知道大顛禪師原來是故意以禪定來挫傷自己的傲氣，並且還要用智慧點撥，所以覺得自己不如主動告辭，以免自討沒趣。但回頭一想，感到自己平時確有對佛教狂言謾語之舉，心裏不由生出自責之情。「大和尚的門風巍峨高峻，弟子罔措，今幸于侍者口邊得個

消息。」韓文公畢恭畢敬地向大顛禪師告退。

此一公案，在《五燈會元》中有完好的記載，雙方的言語符合各自的學識、思想和性格。

《涅槃經》云：「定多慧少，增長無明；慧多定少，增加邪見。」宋歐陽修在〈韓愈別傳跋〉中則曰：「反復讀之，知大顛果非常僧也。」「若非深達先王之法言者，莫之能為也。」虛雲和尚有偈贊曰：「徹證至理，豈拘正偏。揚眉瞬目，一任風顛。語默動靜，妙闡幽玄。昌黎拜倒，衣書記傳。」誠然，唐宋以來的知識分子，不管是崇信佛教的，還是反對佛老的，無一不出入於佛教。中國正統文化從來就是「儒表佛裏」或「儒表道裏」的，且以文學史上著名的所謂唐宋八大家而言，柳宗元、王安石之喜佛，蘇洵、蘇軾、蘇轍以佛教為皈依，是人所共知的。韓愈、歐陽修都以辟佛著名，曾鞏在《梁書》目錄序中痛陳佛教之患失與誤國，也是一篇斥佛的名著。然而，歐陽修對當時名僧契嵩的《輔教編》甚為讚賞，晚年又自號「六一居士」，白居易也以「香山居士」自

號。明清以後，自號「居士」的大家更是不計其數，可見他們也未嘗不留意於佛理。曾鞏亦有「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，而其學者又善殖如此。至於世儒，習聖人之道，……則未嘗有勤行之意，……由是觀之，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」之歎。王維、柳宗元、劉禹錫輩競相為禪宗六祖惠能撰寫「碑銘」；儒佛文化已互相融攝矣。

韓愈因諫迎佛骨觸怒了憲宗皇帝，三月末被貶到地處邊陲的潮州任刺史。十月底，韓愈即將離潮州改授袁州（今江西宜春）刺史時，因至海邊祭神，便專程到靈山寺看望大顛禪師，向他辭行，大顛時年八十八歲，韓愈五十二歲。二人暢談，依依不捨，大顛禪師親自送韓愈到寺院門外的小橋邊，韓愈深為感動，隨手脫下官袍，「留衣服為別」。後人就在贈衣之處建「留衣亭」紀念兩人的友誼，此亭及碑至今尚存，禪門中於是留下「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濟天下之溺」（「潮州韓文公廟碑」），大文豪韓愈與大顛禪師交遊而傳為「道跡賢蹤」的千古佳話。而尤為人所樂道者，韓愈的「刺史留衣」這則公案，至今耐人尋味。

韓愈治理潮州僅八個月，就曾兩次與大顛互訪晤談。韓愈雖然攘斥佛老，卻終究因為「遠地無可與語者」，與「頗聰明、識道理」的潮陽靈山寺住持大顛禪師交情甚篤的態度，不妨借學者之筆，試著解析：

韓愈與王通一樣，反佛只斥教理，卻頗尊重個人。故刺史友高僧大顛，「乃人之情」；兩人皆破門戶之見。至於臨別留衣，實取「見衣如見人」之義，非「正欲大顛人其人，服吾服」之意。（見陳香白〈韓愈治潮述評〉）

韓愈與大顛的交往，談的是儒家之道，留的是「俗人」之衣，待之以「人情」之常，體現的仍然是〈原道〉一文中「其人」的精神和主張，與對待其他僧人的態度是一致的。〈謝上表〉一文雖有哀告乞憐之情，並無改變操守之意（見莊青〈韓愈果真是「三貶三變」嗎？〉）。但讀韓愈〈與孟尚書書〉：「及祭神海上，遂造其廬。及來袁州，留衣服為別，乃人之情，非崇信其





法，求福田利益也。」說明是「人之情」，並沒有其他用意。但讀〈論佛骨表〉：「夫佛夷狄之人……身不服先王之法服。……賜衣一襲，衛而出之於境，不令惑眾。」他別無贈送，只賜衣一襲給大顛和尚，難道是因為佛教徒不服先王之法服，特賜一衣，要他也服先王之法服，此所謂「不識靈山一句子，留衣作別也徒然」（王雲軒詩），「我欲收斂加冠巾」（〈送僧澄觀詩〉），非也。如果韓愈結交大顛和尚的目的，想作皈依佛門姿態，向好佛的皇帝表示「悔改」，那麼，近在咫尺的潮州開元寺，他都沒有去頂禮膜拜，又何必捨近求遠呢？在韓愈後世的詩文，乃至於史志和潮汕地區眾多的傳說故事中，自始至終與潮州開元寺「無緣」，又作何解釋呢？再者，韓愈結交大顛禪師後，他未再親近或讚歎過哪位高僧也未皈依佛門，只不過他接觸大顛禪師後，對佛教有了另一種詮釋。

由此觀之，韓愈愛大顛禪師應是他的操琴技藝，敬大顛禪師應是他的學問修養；從私交，從尊重大顛禪師個人道德修養說明兩人的關係，韓愈

並沒有因與大顛禪師的私誼而改變其排佛的初衷。但宋代理學家周敦頤甚不瞭解，才有題大顛堂壁「不知大顛何似者，數書珍重更留衣」的疑問。印光大師在〈福州佛學圖書館緣起〉中也說：「世人未讀佛經，不知佛濟世度生之深謀遠慮，見韓、歐、程、朱等辟佛，便以崇正辟邪為己任，而人云亦云，肆口誣譏，不知韓、歐絕未看過佛經。韓之〈原道〉，只「寂滅」二字，是佛法中話，其餘皆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中話。後由大顛禪師啟迪，遂不謗佛。」行者只要自己有向佛之心，為善之本，就會像韓愈離潮贈大顛禪師詩所說的：「吏部文章日月光，平生忠義著南荒；肯因一轉山僧話，換卻從來鐵心腸。」宋代魯直（黃庭堅）也曾說：「退之見大顛後，作文理勝，而排佛之詞亦少沮。」佛法感人力量之深入，移情化性之真切，雖頑石也會點頭，更何況是一代古文大家的韓昌黎？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二日，趙朴初訪靈山大顛禪師塔作詩云：「禪師能智又能悲，肯下靈山訪退之。不是辯才兼定力，怎教文伯為留衣？」

韓愈在震撼世人的反佛檄文〈論

佛骨表》中居高臨下、盛氣凌人而責問佛教乃是「夷狄之法，妄言生死輪回，蠱惑世人，僧徒不耕作而食，違仁義孝親之聖教，破先王的治世之道」，指佛老為異端等等，言辭尖銳刻薄。然而，韓愈的辟佛，正像柳宗元所說的，只是辟了佛的「跡」，沒有真正接觸到它所宣傳的「教義」所致。（見黃雲眉〈韓愈柳宗元文學評價〉）韓愈遇大顛禪師後，才消除他對佛教存有的嚴重偏見，可謂「柳暗花明」。禪師給韓文公以極大的教益，使韓文公對其心悅誠服，從而交

情甚篤，致有離潮前留衣為別之舉。韓文公在潮短短八個月，以他在文壇上的地位和影響，直接引起世人對大顛禪師的關注，使這位幽隱之僧得以進入學人的眼界。

從上述文字中，我們既可瞭解韓文公與大顛禪師論辯的情形和內容，又能從中管窺大顛禪師的學究及禪風。大顛禪師的禪法，可以說是屹立於天南一枝獨秀的法苑奇葩；他折服文公，更是中國禪宗史、思想史上的千古佳話，為教內外人士所稱道。◎